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　　列傳九十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主簿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

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避其言

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

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行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資東寇則餽道阻北寇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止

黨盟津今之遜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時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折衷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足以前世轉天下租挽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闕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轂邊軍闕環衛竭內廐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鹽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故諸榷之科目日以甚萬有一

如米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
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
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
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攻也陛下幸聽臣計使
其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
古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
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
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

贄性忠藎既居近密
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闕巨細必陳由是
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
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
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
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
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徧天下輿駕播

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帝然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稾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頃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務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發其他顧瞻懷惑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宏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

〔行者而宜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爲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贄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

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遇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

示刻貢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與元年號而已初德宗倉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

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不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艱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𢢾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

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務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

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薙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

其軍强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

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復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

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徼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

耤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裴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候旬時晟

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懸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翼日移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忠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悳爲輕凡所以救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

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勑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敘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一然而一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爪器果則盛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爪果爪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弒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遥駱谷復爲

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恂恂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效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

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
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贄不時奉
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
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
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
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
動於天地深悔感於臣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
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
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
梟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

旰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疾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
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
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
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尙慮汰侈
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
希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
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繫有徒但恐傷多豈
憂乏之使竆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
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覩衆
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

先後義有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遴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老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

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絶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内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

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為盧杞趙贊等也
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
事不由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贄退
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
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
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夫留騷然
而閭里不寧矣聚兵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
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権算之
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
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嗸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
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
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大私牧者
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
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之資裝破產以
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稗販
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闕畿不寧矣陛
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

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怨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
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怨而下懼禍故
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嫉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
繼起念端並與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自
書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
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故死是
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廢之天命亦過矣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
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
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
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
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行可疑
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
壽然洵洵旒定族謀衆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
悉迺古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遲當然夫治或生
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
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遺亂而能懼也無難而失者
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

耶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
策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
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之而熟計之捨已以從眾
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
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
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
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
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
顧上封者惟議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
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弊也又
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
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不詔次對豈曰倦哉
贄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噫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
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
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
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
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
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
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

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
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大蚩蚩之倫或昏或
鄙此以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祇
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
禮則其何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藩上行則下從之
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
爲能書其性不書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
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
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可奉命而不敢救
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
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傷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
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
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
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
其無闕而美其稱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
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
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
行小道乃有人則道膝出則詭辭務由此滋善由此沮
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大

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
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
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
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
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
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芻言無驗不必用質言
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
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
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
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
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
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
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
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
又以審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
其理能服其口而求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
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
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強愎
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

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辨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忿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超和求媢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觸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乎者

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贄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於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

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眞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
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即
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贄母韋氏在江東上
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
嵩山豐樂寺藩鎭賻贈及别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皐
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
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
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贄伏地而泣德宗
爲之改容敘慰慇懃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
參素忌贄贄亦短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繇是與參不平

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贄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贄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

又宣旨曰外議與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畧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既蒙允許卽宜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

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

效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悠其非心者乎伏以
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徧諳諸
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
舉爲私薦易明敭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
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
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
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
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
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
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

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邪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敢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拔名

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代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厯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

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愼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實慮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於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

眞僞難辨吏緣爲姦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贄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贄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贄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鎭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鎭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

力殫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鎭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

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駮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

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强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姦盟蔑恩肆毒

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
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
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
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
蓋特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强弱適同撫之
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
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
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
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
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

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厭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

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掠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

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憂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遐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

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丈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特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

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入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

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惬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

勤習熟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

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
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
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
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
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
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
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
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
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
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

則辛酸動容聆強藩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閭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貪夸者驕予姑息如倩人進不要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急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徼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

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偏將既怯內地精兵祗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輕重輶軌之所

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媿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

甚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辭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虞每越境横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

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産之貨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者斷可謂財匱於兵眾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畏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

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鎭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

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

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覆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其衣糧所須

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慍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

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若干人參佐要若干士馬
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傳經綸
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
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
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
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以委任旣委其事
旣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
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旣專苟且之心自息
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
軍裁之又賜斧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

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兇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

亦有所不能為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戍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以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穡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

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

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並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
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奬營田既
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
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
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
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
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
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
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
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

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
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
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
旣得選師之授旣明然後滅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
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寡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懲賞罰
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愼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
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
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
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民心之思
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

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奬之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旣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疋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為阨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

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戸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姦宄用事天下嫉之如讐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贄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贄性畏愼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贄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贄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贄爲忠州別駕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

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翼日贄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逼元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乂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元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

以贄指斥逼徵逼元故不可其奏贄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贄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贄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贄憂而吉甫欣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贄相狎若平生交游者贄初猶慙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皐累上表請以贄代己帝猶銜之不肯順帝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贄與

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論議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

欵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曰讐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新書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自罷翰林以爲與吳通元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邪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

韋臯 兄聿 弟平 子正貫　張建封 子愔

從新書增 劉闢

盧羣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六世祖範有勲力周隋間大曆初以建陵挽郎調補華州參軍累授使府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奏臯為營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權知隴州行營留後事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自隨後泚為鳳翔節度使既罷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泚舊

將牛雲光督之時泚既以逆徒圖奉天雲光因稱疾請皐爲帥將謀亂擒皐以赴泚皐將翟曄伺知之白皐爲備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蘇玉將使於皐所蘇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持詔以韋皐爲御史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皐若承命即爲吾人如不受詔彼書生可以圖之事無不濟矣乃反旆疾趨隴州皐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僞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復還願與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皐曰善又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

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皐且以爲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皐既受之乃內其兵明日皐犒宴蘇玉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兩廊酒既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皐爲鳳翔節度使皐斬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於是詔以皐爲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皐遣從兄平及弇繼入奉天城城中聞皐有備士氣增倍皐乃築壇於庭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宮闈而李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䘏下皐是用激心憤氣

不違底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仗順除兇先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追於子孫亦罔遺類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為左金吾衛將軍尋遷大將軍貞元元年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皐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皐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皐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佛尿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四年皐遣

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國羊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巂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皐濟師皐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巂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殺青海大酋乞臧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臧遮遮者尚結贊之子蕃之驍將也久爲邊患自擒遮遮城柵無不降數年之內終復巂州以功加吏部尚

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強弱爲患皐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皐遣別將蘇嵬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戎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皐出兵牽制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崱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進收白岸焚定廉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扶風縣伯皐又招撫西山羌女訶陵白狗逋租弱水南水清遠咄霸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廷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

安撫等使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皐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年收復嶲州城十六年皐命將出軍累破吐蕃於黎嶲二州吐蕃怒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欲謀入寇皐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畧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禀其成算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戶又降贊普以其衆外潰

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皐出兵深入蕃界皐乃令鎮靜軍使陳泊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無衣山路南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玼等兵四千出黃崖趨吐蕃棲雞老翁城都將高倜王英俊兵二千由峨和清溪道趨故松州隴東兵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濕山成溪雅邛黎巂路臧守至道縈嶲又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趨平夷續進雅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遏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

巂州經畧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管磨些
蠻東蠻二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道西瀘進攻昆明城
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
七軍鎮五戶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
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
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
都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
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
衆追之發伏掩擊鼓譟雷駭蕃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
衆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於朝德宗

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阜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即位加檢校太尉順宗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棊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阜乃遣支度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韋執誼固止之闢乃私去阜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莫先儲兩伏聞聖明以

山陵未祔哀毀逾制心勞萬幾伏計旬月之間未甚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庶政以俟聖躬痊平一日萬幾免令壅滯又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離之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皇位居將相志切匡扶先朝獎知早承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願上答眷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大臣但付託偶失於善人而參決多虧於公正今羣小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聽樹置腹心

徧於貴位潛結左右雖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轉失序先聖屏黜贓犯之類咸擢居省寺之間至令忠臣隕涕正人結舌遐邇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姦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惟太宗櫛沐風雨經營廟朝將垂二百年欲及千萬祀而一朝使叔文姦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羣小委任賢良慺慺血誠輸寫於此太子優令答之而裴均嚴綬牋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伾文之黨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

忠武廢朝五日皐在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拊士至雖婚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之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為屬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洩所為於闕下故也故劉闢因皐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闢階之作蓋有由然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皐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由是議息暢字達夫皐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皐焉始皐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皐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

皐兄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時為國子司業

劉闢與盧文若據西川叛皐姪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不奏既收行式以其妻沒官詔御史臺按聿聿下獄有司以行式妻在遠不與兄同情不當連坐詔歸行式妻而釋聿

聿終太子右庶子皐弟平與皐斬朱泚使者聞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皐謂能大其門名曰藏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擧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之供暇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餓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傳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無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告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逐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與三歲旣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韋皐辟爲從事累遷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韋皐卒闢自爲西川節度留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朝廷不許除給事中便令赴闕闢不奉詔時憲宗初即位以無事息人爲務遂授闢檢校工部尙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闢益兇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統三川與同幕盧文若相善欲以文若爲東川節度使遂舉兵圍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於蜀乃造大樓以厭禳憲宗難於用兵宰相杜黃裳奏劉闢一狂蹶書生耳王師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驍果可任舉必成功帝數日方從

之於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將神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
發令與嚴礪李康犄角相應以討之仍許其自新元和
元年正月崇文出師三月收復東川乃下詔曰朕聞皇
祖元元之誡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
常所祗服故惟文誥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始務安
人必能忍恥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采忝
服之規授宰衡之傑宏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
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
符節朕以成狂命者雖乖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
寧竟乖卿士之謀遂允倖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宏矣

曾不知恩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兕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誰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絶劍路師徒所至燒劫無遺干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爲人司牧字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身官爵六月崇文破鹿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都府劉闢以數十騎遁走投水不死騎將酈定進入水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田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縋石投江失其屍闢檻送京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爲不當死及至京西臨皐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曳而入乃驚曰何至於是或紿之曰國法當爾無憂也是日詔曰劉闢生於

士族敢畜梟心驅劫蜀人拒扞王命肆其狂逆詿誤一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至死不迴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闢男超郎等九人並處斬闢入京城上御興安樓受俘馘令中使於樓下詰闢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徇於市即日戮於子城西南隅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不其怪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祖仁範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贈鄭州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孚俱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祕書監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已任寳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

新自請說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慕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厯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為參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覲建封心不悅之遂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當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厯十年燧為河陽三城鎮遏使辟為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田悅犄角同為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

及㸂爲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爲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㸂薦之於朝楊炎將用爲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爲岳州刺史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态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建封是日蒼黃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擊走胡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涇師內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尋稱偽號改元遣將楊豐齎偽赦書𣲖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

壽州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集衆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僞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又僞署其黨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邱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又爲伊慎所挫衂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憂懼而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葺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

兇黨精悍者萃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克獲而
去及希烈平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洧以
徐州歸附洧尋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
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
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旣創
置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
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
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入
覲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

參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
馬珍玩頗厚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
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
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眞
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
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銀人將
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
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
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
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

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然宮市不為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列皆不聽吳湊以戚里為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朝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

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冀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曾同僚友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常禮人情所通起今已後金吾不須聞十四年春上已賜宰臣百僚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渾瑊劉元佐李抱真曲環之崇秩鴻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鎮特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

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向恤人于是貲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轂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遥而云無已知又令高品中使齎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册贈司徒子愔

愔以蔭授虢州參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爲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爲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愔旌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旣而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埇橋與徐軍接戰伾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伾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

正授愔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請代徵爲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爲武寧軍節度使代愔復隸濠泗二州於徐徐軍喜復得二州不敢爲亂而愔遂赴京師未出界卒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新書垂山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希烈反叛詔諸將討之以羣爲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皐奏爲判官皐移鎮江陵襄陽羣皆從之幕府之事委以咨決以正

直閤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按其獄羣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員外郎郎中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輓溉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奉詔令羣使蔡州詰之少誠曰開此渠大利於人羣曰為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為事若事君不盡恭恪卽責下

吏恭恪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諭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義少誠乃從命卽停工役羣博涉有口辨好談論與少誠言古今成敗之事無不聳聽又與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常蒙隔在恩外羣於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眞誠奉主貔貅十萬一身江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羣以奉使稱旨俄遷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六年四月節度使姚南仲歸朝拜羣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

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論稱美詩遇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賵賻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横身喪亂之際力扶衰運氣激壯圖義風禀聳動羣醜脅盜之喉折賊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季年惑賊闢之姦說欲兼巴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覲頗有規諫之言所謂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還地務君子哉三子之賢不可多得

贊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義烈志平亂象見危能

振蹈利無謗韋德不周張心可亮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一